

承蒙天父的厚愛，讓我有機會跟著角聲的委員會到中國的角聲華恩兒童村。我們去了四川的綿陽，廣西的河池，福建的三明。整個行程總共八天，因著我們要探訪三個不同省的兒童村的關係，我們整個旅程舟車勞頓，幾乎隔兩天就要飛一次。但奇妙的是，與我同行的八個人，中有八人已過了退休年紀，但在他們的面上不見疲態，說起話走起路來還比我個三十不足的“青年人”更有幹勁，可見天父真的不虧為祂做事的人。這個行程有幾件令我特別深刻的事情，想跟大家分享。



就是與我同行的人，他們大部分都是角聲的董事，幹事，牧師，師母，可是，他們對我這個少年人不但一點架子都沒有，反而充滿愛心與真誠去待我，他們的言行實在是滿有著基督的樣式。



這次我到訪的地方實在是非常簡陋，到了一些公廁連門都沒有，只有及腰的牆間，但特別的是，這班角聲的同工他們沒有嫌棄大陸的貧窮落後，反而會每年幾次自掏荷包從紐約飛到大陸視察，看看有沒有興建新兒童村的機會，去了解當地的需要，他們不只供應他們創辦的兒童村，就連當地的神學院，聾啞學校，智障學校，也不遺餘力的盡量幫助。雖然在人的眼中，他們已經過了年華階段，但他們熱心侍主的精神，卻未有因為年紀的漸長與體力的衰退而減少。



第一個到達的兒童村是在籌建中，當中認識了一位與我年紀相若的弟兄 Franco，他是從洛杉磯孤身走到大陸，負責四川綿陽市角聲華恩兒童村的興建工程。他本來在美國唸土木工程，但有心為神去做點事情，機緣之下知道四川兒童村的興建工程需要人監管，他便豁出至少一年的時間，隻身走到名不經傳的梓潼縣租住一個在堂樓的栢文 (Apartment)。我到他的家參觀，是一個堂樓，一個走廊沒有燈的堂樓，一個回家要借手提電話的燈照明的堂樓。

跟他聊天時，我說他很偉大，願意為神的工作出這麼大的犧牲（所謂的犧牲就是放棄香港/美國舒適的生活，放棄香港家庭的溫暖，放棄在美國相識已久的弟兄姊妹，放棄成為工程師所為帶來的收入）他從容地回答，覺得自己沒有作出什麼犧牲，反而因為在這樣看似貧困孤獨的環境，他能閱讀更多有關神的書籍，與神更親近，更深經歷神。他覺得在那裡所遇見的點滴，他都可以帶回香港/美國與弟兄姊妹分享，讓他們看見世界另一角落的需要，又藉著每天與地盤工人相處，與政府官員交涉，學到了耶穌教導的“靈巧像蛇，馴良像鴿子”的寶貴功課



其後，我到了廣西河池市的兒童村，這兒童村算是離開市區最遠的一個兒童村，亦是我第一個到訪已開始運作的兒童村。那裡雖然座落在“九分石頭一分地”的山區，可是天父沒有待薄他們，祂給了他們一個

風景如畫的地方，而兒童村的裝修與設備非常齊全，與我先前想象的“以天空為天花，以泥土為地板”的景象大有出入。到了他們中間，有一樣事情是令我特別難忘。就是一位在美國工作三十年，一年多前孤身隻影走來當院長的龔秀麗所分享的一番話：“我常常教導小孩要感恩，因他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得來的，是恩典，不是他們配得的，是白白地給予他們的”這句說話給了我一記當頭棒喝，還未來到這個地方時，在美國過著安定舒適生活的我覺得自己很缺乏，所躊躇的是什麼時候儲夠錢退休，滿腦子所著重的就是世界所看重的知識，金錢和才幹，覺得自己處處不足，要想盡辦法靠自己爭取世界所認同的東西，卻忽略了神已給我豐足的恩惠。



聽過了院長的話，有數樣東西不停在腦中盤旋：為什麼有爸媽的是我不是那些小孩？為什麼住在酒店的是我不是他們？為什麼自己會有自己的一個房間，一張床褥，一張大大的書桌？在一間顧及僱員感受的美國公司工作，還有一個相信自己的上司，等等數之不盡的待遇...原來這都是恩典，都是我不配得的恩典。原來當我們看重我們沒有的東西時，我們會失去享受神已給了我們極大的恩典。我很感謝神將我帶到這個地方，讓我親身感受我在美國所不能體會 的恩典

終於到了最後一樣令我深刻的地方了，就是兒童村的小朋友。有幾樣東西他們確實觸動了我：他們的體貼：是他們主動盛飯給我，當我吃完了飯他們就二話不說將盛在碟中的渣滓倒到桌子中間的盆。在放



煙花時那些灰燼掉下來他們就拖著我避過那些灰燼；我自己一個人站著時就主動拉我。她們的一組主動逗我說話，在旅遊巴士找座位時她們就自己坐得擁擠點，讓我能坐在她們騰出來的座位。

無可否認，整個旅程讓我最欣喜就是他們，看著他們的臉孔，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的爸媽會拋棄這樣可愛聽話的小孩，甚至當他們入住兒童村後，也不再回來探訪。當我想到這裡，心也會抽搐起來，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滲出了些淚水。

可以提及有關他們的事除了他們對人的關顧外，還有他們的紀律：他們排隊拿飯，輪流幫人盛飯，洗碗，掃地，清潔餐桌，他們年紀最少可能只有六歲，可是做著的卻是很多在充裕地方長大了的成年人還不會做的家務。看著他們飯後清潔的“環節”，我就不能自主地不停地拍照，拍他們有效率地洗碗，乾碗，掃地，抹枱，心裡不停讚歎：“這樣的情景實在是不可多得，得多拍些照片留念，將會擁有極高的收藏價值”。後來想想他們的紀律，又看看自己常常以“不可能”為藉口而拒絕盡力遵行神的話，不禁自慚形愧。若這些小朋友能透過兒童村的教導而培養出這麼好的紀律，為什麼我還要說“我不會改的了”，“我不能改的了”去阻止神在我身上所能做出有如奇蹟般的改變呢？所以看見他們的規律，也得到了激勵，讓自己不再以“我是沒可能/沒能力去改變自己的壞習慣，舊性情”為藉口，反而竭力靠神做一個愛神愛人的“小基督”。